

执拗的母亲

◎潘晓星

我的母亲是个执拗的人，只要是她打定主意的事儿，谁说也改变不了，我有时还真拿她没办法。

因我身体弱，在我女儿上小学后，为了照顾我和我的女儿，母亲便随着我们住到了小镇上，但双休日她又急着赶着回老家。

因为她除了惦记着老家里的奶奶和爸爸，还记挂着家里的那几亩农田，比如：长势如何呢、有虫害吗、要不要收割了啊……最初，看着她心挂两头的样子，我便常催着她回去，说我们这里没事儿，大不了孩子在学校里吃饭得了。

母亲自然是听不进去的，还摆出一堆理由：诸如孩子太小，独自过马路不放心；学校食堂的菜哪有家里的热汤热菜好；你们上班都忙，哪里有时间天天接送孩子……我劝说了几次以无效告终后，便不再与她争论了。因为，除了争不过她，自私的我其实也很享受被母亲照顾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母亲每周五的傍晚回老家，星期一早晨再回到小镇上，如此往返了十二年，从我女儿读一年级直至考取大学，几乎从未间断过。

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原本在老家从来不问厨事的她，为了我们仨从头学起。每天五点多就轻手轻脚地起床了，不管是熬粥、下饺子、煮荷包蛋、热牛奶……她总是寸步不离厨房，然后在我们起床后掐着点儿把早餐端到餐桌上，那时的温度总是恰恰好。我说：“不必起这么早的，早饭我们可以弄的。”母亲却说：“上班的人累啊，多睡一会儿是一会儿。”每天晚上，母亲都会询问我第二天买什么菜给我女儿吃，有时还顺便咨询咨询做法，她总想着变换菜肴的花样，竭尽所能地让挑食的孙女多吃点。

就这样原本在老家从不会做饭的母亲，做的菜竟然越来越可口了！有时母亲还会把她包的饺子送给邻居尝一尝！只因在厨事上母亲也越来越自信了！

我们住的地方是小镇上的老小区。女儿上大学后，有一次母亲来小住，楼上的邻居大妈来敲门，问我：“你妈妈是不是来了？”

我惊讶地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大妈说：“我看到这几天楼梯都有人扫过了啊！”

我不禁恍然。的确，在母亲住在小镇的12年里，我们这栋楼的楼梯几乎都是母亲打扫的。为此，最初我还埋怨过母亲。我说：“用不着天天打扫的，再说又不是我们一家人住。”

很少生气的母亲听我说这话，马上拉下脸：“不是我们一

家人住也要天天扫，再说做这点事儿不吃亏，就当锻炼锻炼身体吧！”看着突然严肃起来的母亲，我不禁汗颜。

从60岁到72岁，从满头乌发到泛出银丝，这十二年的光阴，母亲大多在小镇上度过，岁月在母亲脸上刻下深深的痕迹，而这公用楼梯上也留下了无数次母亲认真清扫的身影。

母亲初中文化，在他们那个年代，算是个识字的有点文化的人。也因此年轻时便在村里（那时叫生产大队）当上了村干。据奶奶说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因为忙碌，都来不及回来给我喂奶，奶奶便抱着我去讨奶吃，也因此我有好几个奶妈。我读小学时爷爷生了场大病后，卧床不起，后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父亲的工厂常年忙碌，家里的重活儿、累活儿几乎都落到妈妈的肩上，我至今都记得母亲用孱弱的双肩挑粪的情景。就这样，工作、家庭两不误的母亲，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。

母亲常常给我和妹妹讲她小时候缺衣少食的往事，也因此母亲节俭了大半辈子。

就拿穿衣服这事儿来说吧，我和妹妹更是拿她没辙。这些年，每年随着季节的变化，我和妹妹都会给母亲添置新衣。可母亲除了去作客外，从不拿出来穿。

有次母亲过生日，妹妹给她买了件羊绒大衣，母亲知道价格后，念叨了好一阵子。母亲在家里的时候除了爱穿自己的旧衣服，还喜欢找出我和妹妹的旧衣服来穿。为此，我和妹妹看见了就会逼着她去换，母亲要么不听，要么勉强换下，可只要我们离开了，她马上就会重蹈覆辙。

除了衣服外，家里新鲜的水果啥的，她也很少主动吃。等到水果快烂了，我们准备扔掉时，她就会拦下，说扔了可惜，她来吃。我常常用几乎严厉的口气告诫她：“新鲜的时候不吃，快扔了你才吃，你这不是节省，是严重的浪费！”可母亲仍然我行我素，屡教不改。她说：“挣钱不容易呢！个个吃哪有那么多啊！”

女儿上大学后，母亲也回老家了，但每天打电话时母亲总会说同样的几句话：注意身体啊，要不要再让你爸送点菜肴来？我说：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又不是小孩子，知道着呢！菜肴呢，我这里吃不下呢！但，常常，父亲就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毫无疑问，又带来一堆好吃的。

母亲还振振有词地说：果儿（我女儿的小名）不在家，你不就是家中最小的那个？

这就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，做了三十几年村干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了大半辈子，现已逾古稀之年仍然执拗的农村妇女，有她在，我便成了那永远也长不大的女儿。

玉兰
一瓣



起舞

◎吕松梅

书法写点啥

◎蒋长云

逸闻有传，民国大书法家于右任一次酒后童心大发，写了“不可随处小便”6字送人。这恶作剧般的题赠真让人啼笑皆非，再大的书家，以“不可随处小便”入书也不成体统啊！好在获赠者机灵，将此6字裁开重新排列装裱，整成了“小处不可随便”这一警世通言般的句子，算是救活了这6个字。关于这个传说的版本甚多，我疑心此事不真，考证的意义也不大。但这个传说蕴含的道理倒是颇有意义——书法还是要讲内容的；说书法只是线条艺术，是纯艺术，忽略所书文字的表意性，那是胡扯蛋！

书法写点啥，看似可以天马行空、百无禁忌，但总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无形地存在着。要文雅、不能粗俗，是最基本的一条。内容粗俗，再“颜筋柳骨”“颠张狂素”也不是书法，那只是胡闹。

书法的内容还要考虑赠予的对象和张挂的场合。岳飞《满江红》，餐肉饮血的，煞气太重，军营里可挂，闺房里挂不好吧，又不都是杨排风。人家结婚，你送上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不妥当吧？办公室里挂韩愈的《马说》，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，领导看了，会怎么想？你这是在提醒领导呢，还是在批评领导？所以，在情况不明时，书家的书法内容，还是云淡风轻、王顾左右而言他比较好。好友钱松在南艺黄惇门下读博时，为我向同门学友、现福建师大教授蔡清德先生请过一件书法作品。蔡先生与我素昧平生，对我不甚了解，所以内容上就比较普适，他选了一首东坡的琴诗：“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。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”千年前文豪抬的一个杠，一句玩笑话，可让人咀嚼片刻、会心一笑。不咸不淡，刚刚好，适合庙堂江湖、男女老少。这件作品的另一个好处在于“不熟”，同样东坡的作品，它不是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也没有“大江东去、浪淘尽”，而是选了一首不太出名的诗。

一件好的书法作品，在我理解，内容不宜太熟。熟则俗也，人书亦书跟人云亦云一样的乏味。抄来抄去就那么几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诗词，是不是有点单调？到处“厚德载物”“观海听涛”，是不是缺少了一些蕴藉之美？诸葛亮以“宁静致远”诫子，现在的人还在“宁静致远”，都快两千年了，原地踏步，没致多

远，看来还是浮躁。人家啬翁就没照抄，他的诫子联是自己提炼的“白饭道德、黄金时间”，是不是让你沉思了好一会儿？现在的书展大多提倡内容原创，窃以为书法就应该注重形式和内容的双审美、双创作、双创新。

内容创作谈何易，跟一个书家提一个作家的要求，以现在的眼光看，似有点过分了。但原本，中国书画不就是文人余事吗？一个古玩店老板经常发我字画，问我作者名头大不大。其实我是外行，哪能认识这么多人？但我告诉他，画上若有题诗，相对会好一些。当年看尤无曲的画展，我更多的时间在琢磨他的题画诗。对中国画来讲，诗书画俱绝，对书法来讲，诗书双绝，才算是佳构。

那天在地摊上见一对铜镇纸印刻着于右任老先生所书的集句联“读书破万卷，荡胸生层云”，觉得很有趣、很精妙。这两句分别出自杜甫两首诗中的句子，被这么一拼凑，集成了一对意涵远高于原联的绝妙新联，让人叹服。啬翁的对联，有许多天上一句、地上一句的，仔细一查，多数是集句联。集句是书家内容创作的一个很讨巧的方法，至少可以避重复脱俗套。书法内容的创作，不用多么长。诗词啊，对联啊，几十个字，甚至几个字都行，有意境，耐回味即可。“集句为联”跟“集字成文”本质上并无两样，也是文学创作，也能出新意。集句是加法，其实还可以做减法。那天，我在剩下的一截边纸上写了“东篱南山”4字，送给一个报社领导。原是纸小不得已而为之，写完后，倒觉得比写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要生一些、好一些。另一个新闻界的大姐大，嘱我写论语中的曾点言志章。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重字太多，数字也多，怎么写都不太满意。结果就取了“舞雩咏归”4字，我又找了易安词中“溪亭日暮”4字置于其前。加减法一做，自觉出了一分新意，相隔千年的两句话，拼在一起，严丝合缝，情绪和风格都对。但回头再看看“读书破万卷，荡胸生层云”的气韵和怀抱，就立刻感觉自己书念得少了。

说到底，还是要多读书。东坡先生说：“退笔如山未足珍，读书万卷始通神。”林散之先生说：“不读书，越工越俗，再写总是个书匠。”信夫。

心窗
片羽